

讀
史
兵
略

讀史兵略卷之十七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義熙元年 春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已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畱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毅等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眾皆潰振逃於潁川戊戌大赦改元二月丁巳畱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畱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潁川在德安府西

柞溪在江陵東北紀南在江陵北豫章口在江陵東

三年 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眾以萬數進攻秦

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眾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胡氏曰黃兒興弟邕小字也

勃勃求婚於秃髮傉檀傉

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於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帥眾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傑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

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傳檀將賀連怒曰

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眾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傳檀

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擊凌埋車以塞路胡氏曰鑿冰塞路置兵死地使人自爲戰

勒兵逆擊傳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

者什六七傳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勃勃積尸而封

之號曰觸樓臺三城今延安府膚施縣支陽今涼州府平番縣漢溫國縣在蘭州府大河北岸萬斛堆在河南

岸陽武下峽在靖遠縣胡氏曰南山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於終南皆此山也

四年秦王興以禿髮傳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尙書郎

韋宗往覘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

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

之表復自有人也胡氏曰傳檀之才辨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

也揆之於古蓋智伯瑤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傳檀權譎過人

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

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侮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侮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欽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侮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侮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嵩討之使自相困蹙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侮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侮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侮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

不從進至漢口長驅至姑臧傳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
弼退據西苑傳檀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欽成縱兵鈔掠傳檀
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
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傳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
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間弼敗倍道赴之顯
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弼未及發傳檀材官將
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傳檀慰撫河外引
兵還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
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
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
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胡氏曰姚弼之敗禿髮未能爲秦患也秦難之敗則赫連之患熾矣按漢

口在古浪縣高平今固
原州河曲在隋夏府

五年 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夏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瑯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

胡氏曰慮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

或謂裕曰燕人

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

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眾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容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

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

胡氏曰謂已得過大峴之險

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段暉等將步騎

五萬屯臨朐間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畱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閒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詒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眾大敗斬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

王聖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眾入
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
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
綱乞師於秦司徒樂浪王惠曰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
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
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或謂裕曰
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
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
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
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胡氏曰董卓
之入洛計亦
出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秦王興遣
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初興遣衛將軍姚弋仲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

布衣滅桓元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

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

城中人情離沮

臨澧今澧州安福縣瑯琊今諸城縣大岷山在沂水縣東北臨朐縣今屬青州府廣固在青州

府城西北胡氏曰南燕兗州治梁父縣今屬青州府廣固在青州

秦博山至臨朐也又曰五州者謂起并州治陰平幽州治發干

也東莞今沂水縣巨茂水在臨朐縣西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

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

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

耶二月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

中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丁亥裕悉眾攻城或曰今

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

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

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
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
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
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
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司馬光曰晉自
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鶩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
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宜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
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
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
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天門胡氏曰謂廣固內城南門也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勒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

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

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頗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

士胡氏曰孫泰從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掩擊何劉之徒如

反掌耳胡氏曰何劉謂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

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

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

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

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

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

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

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

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間未至朝廷急徵劉

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闢曰循所將之眾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漢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畱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眾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眾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旣而知賊未至乃止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

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尙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眾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眾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虛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旣瘳將行裕遣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荆

言身止四 卷一
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道
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
力推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
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
步走餘眾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
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
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
累日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
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眾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
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隨宜應赴旣
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
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

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彊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無忌殺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眾頗信之惟龍驤將軍虞邱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出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乙丑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

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旣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眾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虞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

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眾自白石步上裕畱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殺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畱卿在後足以守之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眾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柵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

自蔡洲南還尋陽畱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
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諮議參軍孟
懷王等帥眾追循八月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孫處
振武將軍沈田子帥眾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眾皆以爲海道艱
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
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番禺
縣今廣州府治始興今韶州府尋陽今九江府南康山今南安
府之山長沙今湖南省會南康縣在南安府東北百三十里廬
陵今吉安府豫章今江西省會南塘者贛水所匯也漢永元中
太守張躬築之以通南路其水東北曲通豫章城東之東湖若
決北水則水將四潰舟楫無所用之二滅註謂豫章尋陽是也
淮上當作江上今揚州府南瓜洲口湘中諸郡註以爲漢長沙
常桂之地二州謂荊江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越城在江甯城
西南今曰淨業堂查浦在甌虹橋藥園在下關廷尉在幕府山
白石在師子山張侯橋疑今越城南岸來賓橋北向朱雀航也
丹陽郡在上元縣東南南塘疑今城南西南之莫愁湖南陵縣屬
甯國府

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眾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間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斌到彥之入援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

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劉遵帥眾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於是大安九月劉遵斬苟林於巴陵

天門今澧州石門縣枝江縣今屬荊州府江津在江陵縣南大江北岸涌口在

江陵城東

冬十月劉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南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率眾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

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感到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隘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眾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眾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眾心乃服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十一月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循道覆帥眾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舻之際裕悉出輕艦帥眾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

軍投火焚之煙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
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
幡沈於水眾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
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
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
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
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還建康破冢在江陵江津
縣大雷雷池出江之口在小雷西
左里在九江府東彭蠡湖口也

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
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
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
叛跋遣汲郡公宏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宏先遣使諭以禍

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與謂宏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宏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

時乳陳鎮白狼白狼在承德府建昌縣南

七年南涼王儁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儁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儁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儁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

番禾

在永昌縣西若藿在張掖縣東北樂都今張伯縣險阨即甘涼南山張伯在山南故也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眾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眾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鄱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眾艦俱然兵眾大潰循知不免先鳩妻子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孫處字季高蒼梧今

梧州府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潯浦今南甯府橫州九真在交州南合浦今廉州府石碣在交州東北龍興交州治南津交州南北皆大河也

八年 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爲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南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

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劉敬直從內水伐蜀至黃虎糧盡而還事在前黃虎即黃許水在今

潼川府射洪縣涪城今縣州與之相近

九年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尙書僕射譙詵帥眾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惴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

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
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
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居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
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
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
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城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
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尙書令
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
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
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
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
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

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眾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眾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眾眾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出合

州遂甯射洪潼川絳州綿竹漢州至成都口內水出瀘州富順資州資陽簡州至成都曰中水由敘州犍爲嘉定眉州新津雙流至成都曰外水廣漢遂甯縣也平模卽彭模聲近而誤在今彭山縣夾岸築城夾江也江水逕彭山縣東牛脾註作牛脾是也漢牛脾縣今簡州西打鼻山胡氏曰在彭山縣南十餘里按今在彭山東北

十二年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琅邪王德文請啟行戎路敬修山陵詔許之八月甯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搏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

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
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磨
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
定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膽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
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丁巳裕發建
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
洛新野太守朱超石甯朔將軍胡藩趙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
建威將軍傅宏之趙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
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
鉅野入河九月鎮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
邱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歛附
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林子自汴入河襄

邑人董神虎聚眾千餘人來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
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
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
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胡氏曰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爲根本後
得關中以安定爲重鎮徙民以實之謂
之畿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
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
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
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
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
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
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皆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
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

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眾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逃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間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稍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稍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稍將軍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

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畱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
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
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南朔將
軍趙元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眾寡不敵若出戰不
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
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
陰與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疾元言於洸曰殿
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責乎洸
以爲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
戍鞏城元泣謂洸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
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
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毛德祖與元戰於

柏谷元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蹇鑒冒刃抱元而泣
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何之與之皆死
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
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
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眾閭生姚益男未
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
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
行司州事成洛陽自淮肥向許洛者由鳳臺縣沂淮入潁上阜陽之沙河由此西北沈邱商水西華臨潁而
至許州自許而長葛新鄭滎陽汜水鞏縣以至洛陽陽城今登封自許州而西由禹州郟縣乃至武關者由襄陽南陽二府
出石門自汴入河者自汴水出滎澤之石門以入河開鉅野入
河者卽前桓溫枋頭之戰自荷入鉅野澤而西復自南濟涉延津縣之別濮水以入河也
漆邱今在蒙城縣項城縣屬陳州府
許昌今許州倉垣今在開封府北安定今固原鎮原等處
郿縣今在渭南嶺北者涇水以西郿州縣遊汧陽隴州以北也
渭縣枋頭在漆縣南成阜卽汜水縣陝州之津卽茅津柏

谷塢在偃師縣洛水南岸鞏縣在洛水
東虎牢關在汜水縣石關在偃師縣西

十三年 春二月王鎮惡進軍澠池毛德祖克蠡吾城鎮惡引
兵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又攻尹昭于
蒲阪不克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大將軍封魯公使督武衛將
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沈林子謂
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眾守之引日王鎮
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
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
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
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
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
糧道

胡氏引載記云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
路亦據險而邀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

其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面受敵故也驚遣尹雅將兵與
昔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
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
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丙子夜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
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
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
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
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
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
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
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劣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
志必取若遇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

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保
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
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
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
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爲吾患乎夫爲國計者
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
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
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
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
將軍向彌爲北青州刺史留戍碣磬初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
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
之乏食眾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怒曰相公

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
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尙遠賊眾方盛雖欲求還其
可得乎下官投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爲將軍辦之未知二三
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
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户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
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宏農說諭百姓
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
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略
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
昨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陳兩端
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眊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
先命南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眊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

之膏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起石別齎大鎚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于魏人退還畔城起石帥南朔將軍胡藩南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南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河東太守唐小方帥眾二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道濟糧援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啟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治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紹眾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

視城塹嘉毛修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池在洛陽西百六

十里蠡吾城當依註作蠡城澠池理所也襄邑堡秦河北郡皆在今萬城縣蒲坂今蒲州府定城在廣關西渭水南關南廬關之南也河曲在蒲州府南自淮水於今清河縣入泗水山泗水至今沛縣入河即清河也本日濟水由濟沂河即王仲德鉅野道也

縣九原疑在蒲州府南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

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
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
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
如且安靜以待之胡氏曰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此之謂也裕克秦而歸必纂
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
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畱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
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
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當私論近世將
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
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醜
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益有一方結怨四鄰慨豎小人雖能縱暴

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繆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蔡茂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饒柳以拒之八月太尉裕至閭鄉田子等將攻饒柳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宏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且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宏之繼之秦

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

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

秦兵大敗

胡氏曰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眾者置兵死地人自爲戰也

斬敵萬餘級得

其乘輿服御物泓奔還灊上初裕以田子等眾少遣沈林子將

兵自秦嶺往助之主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

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

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瑛與姚

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

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

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灊

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弋仲與難合兵屯涇上

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弋仲難奔長安讚退屯鄭

城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讚屯滿東泓
屯逍遙園鎮惡汭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
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王戊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
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眾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
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尙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
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
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
卒眾騰踴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
踐不戰而潰姚謏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
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讚聞泓敗引兵赴之眾皆潰去翼度
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
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撫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

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
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
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灊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
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
異耶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
不問或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
惡別取其金銀乘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器渾儀土圭
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
秦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
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

青泥城在藍田縣東南姚柳在其北

關鄉縣在潼關東秦嶺在長安南胡氏曰自陽華循山西南至秦嶺謂自華陰縣東南之陽華嶺而西南也即呂氏春秋九鼓之一自河入渭汭渭而西也香城在同州府朝邑縣東東石橋

在華州東歷上今咸陽縣東胡註所謂陽陵也鄠城即華州東

潯橋在咸甯縣北石稜疑爲積石在石橋東潯東在臨漳縣道遙園在長安北平朔門長安北門也

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峽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鬪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鄩之都復輪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

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畱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

而歸

河北魏境故開汴河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

胡氏曰善用兵者觀變而動

問於王買德曰

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

在綱罟之中不足取也

胡氏曰勃勃敗義真取關中卒如買德之計

勃勃乃以其子

撫軍大將軍瑣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

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

胡氏曰劉裕得洛陽而不能禁寇竄伺於其

側使義真守關中而不能禁夏兵之斷潼關青泥南歸彭勃勃城席未煖而義真敗既棄天下肉未寒而四缺失宜也

勃勃

將大軍爲後繼

上洛今商州南說在其西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瑱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

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眾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

惡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

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

由是益忿懼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

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

子請鎮惡至傅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

斬之幕下矯稱受大尉令誅之宏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修執
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
傳宏之大破赫連璜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斬獲甚眾夏兵
乃退北地猶言北方言渭北非郡名也橫門長安北出東頭第
一門池陽今涇陽縣界渡即買復處在慶陽府北十五
里

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
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
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
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璜夜襲
長安不克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
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

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
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
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
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
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瑱帥眾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宏之
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何
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宏
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宏之恩皆爲王買德
所禽胡氏曰買德先屯青泥故二將爲所邀而見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夏
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
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
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

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東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難夏王勃勃欲降傳宏之宏之不屈勃勃裸之宏之叫罵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胡氏曰義真既大掠長安而歸長安之人固仇視晉人矣齡石奉宋公之命與義真俱歸可也癡坐長安以待逐何歟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晷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爲都官尚書封河陽侯龍驤將軍王敬先成曹公壘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爲心爾求閒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甯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宋公裕聞

青泥敗未知義真存亡刻日北伐

胡氏曰使裕能復北伐則

待刻日乎英雄所爲

青泥之敗當投袂而起矣何

固非常人所測識也

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不從

胡氏曰晦請俟他年亦

裕所謂識機變者也

鄭鮮之上表以爲虜聞殿下親征必併

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

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懾服大威爲將來之慮故

也若造洛而反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况大軍遠出

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去年北討廣州傾覆旣往之效

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

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容容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

出不測淺深之謀往返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

西虜更爲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河南安

則濟泗靜矣會得段宏啟知義真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

然流涕而已

按胡注曹公壘在潼關曹操伐韓馬所築



讀史兵略卷十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宋紀 武帝永初三年 魏將南伐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否則爲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

主怒切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爲斤等
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
執不降而死於是秦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魏兵逼虎牢
宋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詔南兖州刺史檀道濟
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洛陽今河南府虎牢今汜水
南岸三城餘城俱廢燬矣天關即天門恒嶺恒山之嶺皆在今
廣昌縣胡氏所謂即慕容垂夔魏平城之路是也秦山今秦安
府高平今金鄉縣東南金鄉在其西北一縣而兩郡分治也東陽城今青州府東城

營陽王景平元年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

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

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乃以刁雍爲青州刺史撫慰土民皆

送租供軍彭城今徐州府臨淄縣屬青州府竺夔之策有山險
水險者能行若平陸則晉時之堡塢邊民之寨皆是

也而山險亦宜敝川西之隅始能爲清野之法此制流寇者所宜急講也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檄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

胡氏曰此曹操問韓馬之智也

表以書示斤斤疑

之以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

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橦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墜壞戰士多死傷餘眾困乏旦暮且陷橦道濟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豫州刺史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克之因畱綏撫并上租糧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皐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橦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

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

已巳道濟軍於臨胸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

許昌今河南許州大岷山

在沂水縣北臨胸縣南臨胸縣北去青州四十五里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幾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

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

湖陸今魚臺縣項城縣屬陳州府高橋在阜陽縣西肥水口按

檀道濟以所領兵少不能分赴故陷也

文帝元嘉三年 帝欲誅徐羨之傅亮并發兵討謝晦春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晦馳使告晦晦問何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瑯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

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
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眾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
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
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
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卽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
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藉之孫也帝以王宏檀道濟始不預
廢弑之謀宏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
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
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
康丙寅下詔暴炙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
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
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

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美之亮美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弘收之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又誅晦子世休帝將討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晦先舉美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閒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美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晦晦以弟遯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眾二萬

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惟宜速戰登之惟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

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於是誅晦暉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

義陽在信陽州西荊州之北也夏口卽漢口南義陽屬郡在荊州界雍州謂襄陽府新林多陶龜在江甯縣西南西善橋今猶然破冢在江陵縣南相州長沙府也彭城洲在臨湘縣巴陵岳州府也隱圻在彭城洲東忌置洲在彭城洲

西延頭在安陸縣北馬頭在江陵大江之南

四年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

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爲前候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

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
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
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
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
吾廐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
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胡氏曰去國遠關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
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胡氏曰藏匿其眾以少眾至城下誘其出戰
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
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
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胡氏曰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
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

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

從之

胡氏曰使魏主用關亦不如是之巧殆天啟之也

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

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

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

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

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

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

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胡氏

日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

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

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

胡氏曰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

順風擊之則風爲我用豈有常勢哉

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倚之魏主馬

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

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尙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絮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尙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茲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

還統萬城夏主勃勃都也在今靖邊縣東北無定河北西拉烏蘇河南邊牆外平城魏主都今大同府城大積疑今歸化城北拔鄰山在府谷縣北邊牆外君子津西

上邽今秦州高平今固原州雍今鳳翔府

八月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畱臺百官有差魏主爲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

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灋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五年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疲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灋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

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狃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平涼府在秦州東北三百十里安定今鎮原縣在平涼東北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

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旣而遣尙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西平

今西南府西北樂都在其東南捫天嶺在今西南西北

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帝以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

胡氏曰感念致王業之艱難而尋釋

爲治之理也

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

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

矯性齊美

胡氏曰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

關羽張飛任偏

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

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詣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

胡氏曰江

左謂荊州爲西楚

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

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
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
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
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
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
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
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

胡氏曰詳觀宋文帝此書則在左之治備元嘉良有以也

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
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

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
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問國家
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
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
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
亦不能守也胡氏曰崔浩之料宋人畜矣帝後屢出兵爭河何南卒以自弊吳呂蒙不肯取魏徐州正應此耳何
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并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
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
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
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
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
望塵駭散牡馬護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

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暨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四月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胡氏曰：兼馬者，每騎兼有副馬也。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間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紇升蓋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胡氏曰：在熱然山南。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

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

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秋七月引兵東還

東道向黑山疑在今薩拉齊縣

南大峨山疑在烏喇特三旗西栗水疑即漢之姑且水今翁金河柔然處疑在杭愛山南今西庫倫也苑園水疑即漢之郅居水今鄂爾坤河塞北地名無可考實謹依地望推之而已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

天文常置銅鉉於醉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鉉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疋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朕雖有征伐之

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尙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七年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畱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

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
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
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
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
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
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
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
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
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
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
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
必不利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

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朱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將悉收眾北渡戊子魏碭礪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畱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寇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敎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須昌在東平州西北

四鎮謂金塘虎牢滑臺碣石

在往平縣界靈昌津在延津縣界

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鄆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鄆城東畱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儼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

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

鄜城今鄜州河中之中流非蒲州也山東謂太行山以東

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結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

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降魏

委粟津當作富平津七女津在東平西北岸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鵜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鵜觚原今靈臺縣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

讀史兵略

卷十八

宋

十四

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疆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厯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馬耳谷卽馬耳關在萊蕪縣引

舟入濟自平大河南濟入濟至歷城也自清入濟卽此道四瀆津一名清河歷淵湖入濟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鵝觚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之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十二月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尙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八年 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甯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厯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道濟等食盡自厯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怙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

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此按

清水則桓溫自巨野入清水之清水卽濟水也壽張在東平州西南高粱亭疑在東阿縣北濟上後魏之濟州卽在平西南碭城縣城今濟南府此軍始終緣濟水行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畱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聞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元伯

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十年 魏主徵陸侯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侯還以孤代之侯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侯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

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

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眾心怨懟必生禍亂矣

胡氏曰魏

裴潛去代郡而烏桓叛事亦如此

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

散騎常侍

按懷荒錄今太僕寺右翼牧場地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張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

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

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

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

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爲梁秦二州

刺史

梁南秦二州即漢中府也白馬戍在沔縣西北晉昌今石泉縣葭萌今昭化縣晉壽今廣元縣洋川今在西鄉縣北

西城廢縣在今興安府

十一年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

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礪頭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畱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甲子等共擊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閭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

城氏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旣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歆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

胡氏曰自此梁州治南鄭按破頭卽興安府治所黃初中所立

魏興郡是也胡氏引水經注曰鐵城與黃金戌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按在今洋縣西水注云卽西水與下桃城同在山洋川卽洋縣也南城今褒城縣大桃疑亦在洋縣

上庸今竹山縣新城今房縣南鄭今漢中府治

十三年 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旣至畱之累月帝稍閒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勦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收付廷尉并

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胡氏曰爲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

十六年魏主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言牧健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健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健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

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

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

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尙書李順胡氏曰伐夏之役浩順有

待浩愈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及議伐涼州順與尙

書古弼皆曰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

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

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

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

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

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胡氏曰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

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

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爲欺誣

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費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畱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不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

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八月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閒乃無燥地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雜胡降者又數十萬

按自雲中濟河自君子津濟也在偏關縣東北邊牆外上郡屬國城注引班志云在龜茲今米脂縣西榆林縣南涼州城外四面皆谷水通流水發南山下流爲哈拉泊即休屠澤也

魏主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尙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請

學爲意傲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尙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胡氏曰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遷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立教雖翁之教也克亦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殊成人一也陳畱江蘊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

二十年 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見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

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尙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
盛其眾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
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
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旣而獲柔然
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眾北走經六七日知無
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
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
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
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
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陳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
可攻乃散走

按鹿渾谷疑在四子部落西胡注所言鹿渾海卽
阿勒坦托輝泊弱洛水今日錫拉木倫河石水卽

巴彥鄂博海
皆在漠南

二十二年

魏民閒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

城

胡氏曰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

有眾十餘萬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

將拓跋紇帥眾討吳紇敗死吳眾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

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

渭北十一月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眾

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

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

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眾以應吳

胡氏曰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

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襲擊聞喜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

無計縣人裴駿帥屬鄉豪擊之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

糾合宗鄉

胡氏曰宗謂薛宗族鄉謂鄉人

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庚

午魏主使殿中尙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尙

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吳自
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按杏城在今中部縣南山終南山新平今邠州安定今鎮原縣臨晉今朝邑縣巴東

注作已東是也聞
喜縣今屬絳州

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

宗未知陛下自來眾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

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

胡氏曰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於

河東汾陰
世爲強族

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棄城來奔魏主南如汾陰濟

河至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魏主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

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

能掉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則破之必

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

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至戲水吳

眾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

安丙申如盤屋歷陳倉還如雍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

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

東雍州絳州也宏農今靈寶縣汾陰今榮河縣洛水橋胡氏謂

華陰之洛水是也戲水在臨潼縣東盤屋縣在長安西陳倉今寶雞縣雍今鳳翔縣史言奸民始於謠言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

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

胡氏曰慤叔父少文高尙不仕諸子

羣從皆愛好墳典

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

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

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

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

軍姜仲基等詣陽邁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

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

破之

按此皆越南國地謹依水經注言之日南在其東北也

帝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縱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

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日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輪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鉞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懋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

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

之日衣櫛蕭然

按象浦在朱吾東南林邑東北盧容水西也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平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眾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侯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高涼王那亦以侯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

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眾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爲無能爲也俟旣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眾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旣飲俟賜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

二十七年 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建武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入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

多不利

胡氏曰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

慶之曰去歲蠻田大

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

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

擊之所向犇潰

胡氏曰斬木登山入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及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

戰雖欲斬木而

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

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

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於

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

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蠻所

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

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

胡氏曰史言沈慶之又儲持久以弊諸蠻拔河北諸山蠻在今蘭州洹山等處

雍州即襄陽府營戶不隸守

宰賦役不同供雜營造也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城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閒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

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垣謙之臧肇之尹定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西秦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失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秦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秦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尙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

梁川疑指汝州之川楚之梁邑也若如胡註所言則在大同府邊外不得奄至矣南顧今項城縣潁川今

許州懸瓠今汝南府汝陽縣時在懸瓠北

上欲伐魏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

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礮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眾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建武

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碭碭秋七月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慶之畱守碭碭使王元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麗法起將兵出宏農後軍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奔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殺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

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

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

城庾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元謨士眾甚盛器械精

嚴而元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眾請以火箭燒之

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

矢內簞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

火箭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

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

暱胡氏曰即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家付匹布責大梨

八百由是眾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眾請發車爲

營元謨不從胡氏曰元謨豈不知爲車營可惡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

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

中且登城視元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眾號百萬輶鼓

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元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眾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眾傷疲願以屠城爲急元謨不從

胡氏曰使元謨從護之計

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隨至固無以善其後也

及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

元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元謨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

胡氏曰魏主小字佛狸

控弦百萬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

斌欲固守碭礮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眾東過

清東非國家有也碭礮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

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畱慶之曰關外之事將

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

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

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胡氏曰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斌乃

使元謨成碭礮坦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厯城六州宋青州

州府冀州治厯城今濟南府徐州治彭城今徐州府豫州治汝

南今汝南府兗州治泰山今泰安府南瑯琊南兗州治廣陵今揚州府

緣江五郡謂南東海南關陵南瑯琊南兗州等處揚治丹陽

二府緣淮三郡謂臨淮淮陵下邳今邳州泗州等處揚治丹陽

今江甯府南徐治南東海今鎮江府充南兗州也江治尋陽今

九江府魏濟州治碭礮今在平縣樂安今博與縣宏農今陝州

孟賁縣由此入潼關也熊耳山在盧氏縣東按安都等似由朱

陽關問道入也汝南今汝南府上蔡縣在其北七十里長社

今長葛縣魏汝州治虎牢今汜水縣漢南今歸化城石濟在延

津縣清東清亦以東濟水東也清口胡註引戴延之清口在今

汶上縣或云南通淮則今清河縣恐皆非此四瀆津入濟之口在今歷城縣西也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眾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宏農辛未拔之擒魏宏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胡氏曰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尙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元敬將兵向畱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元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宏農太守元景使薛安

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麗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

胡氏曰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

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

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旂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眾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

赴河塹死者甚眾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
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
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
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
去甲午克陝城隴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
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遙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胡氏曰關中之地四
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上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
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
陽太守胡氏曰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
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
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閒行取至胡氏曰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

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
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
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眾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
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
眾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
百人戍尉武魏兵至眾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
去魏人攻而櫛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
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
鑠嬰城固守

胡氏曰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按百丈崖在盧
其東北卽鳳陽府也鄒山今壽州馬頭郡在其西北鍾離郡在
水言蕭今壽縣雷在銅山縣北苞橋泡水之橋在豐縣水在豐
北橋在豐東泡水支津上其東爲沛

縣尉武卒疑在鳳臺縣淮水北岸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

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畱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

胡氏曰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

議則主於奔退耳

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

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畱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易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鞠應沒於魏

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
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駝橐駝及騾
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齎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
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
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齎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
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
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魏主使
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
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
使僮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
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元謨
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
利遂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
元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
元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
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
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
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
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畱之
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
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
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
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

胡氏曰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
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

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

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

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

主已過淮質軍潰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

沈瑋到官元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瑋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

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

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瑋宜還建康瑋曰虜若以城小

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

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

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

胡氏曰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用

兵之計攻眾心稍定瑋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

城最下

眾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
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
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
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
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眾
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甯不憚
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今兵
胡越何患乎異心
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畱虜乎乃開門納質
質見城中豐實大喜眾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
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
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攻城不拔卽畱其將
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眾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

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尙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主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旣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鄴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

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眾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鬱洲在海州東海中戲馬臺在徐州府城南雲

龍山下瓜步山在六合縣廣陵今揚州府山陽今淮安府橫江縣倉城在石頭城南今曰今巷

富塗縣采石在太平府北二十里暨陽今江陰

二十八年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

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宏言於上曰六夷如此

必走

胡氏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宏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氏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

名之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召
王元謨還厯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磔初上聞魏將入寇命
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
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
畱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畱
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
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遣
質誓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
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
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胡氏曰言於魏質復書曰省示
具悉竊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王元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
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

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胡氏曰謂冥之中大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也爲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盡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劔刃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眾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胡氏曰以魏主書言其兵圖死正滅國中賊也因而爲之術莫近乎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書乎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胡氏曰中原之民本慕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

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繩短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

至胡氏曰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

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

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

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

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

胡氏曰示

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

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質以璞城主使

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

胡氏曰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策魏

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

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

許明日驛使至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

司馬植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
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傷不可勝計所過郡
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
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
帥越趙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
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
調戊寅魏主濟河

胡氏曰自丙辰時始退
師二十三日始濟河

三十年 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
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劭弑逆駿使元嗣
以告僚佐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
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濟也

胡氏曰沈慶之以此
言作諸人義勇之氣

劭密與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

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劄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劄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事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爲神兵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劄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竣移檄四方使共討劄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雷魯爽於江陵劄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

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尙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淦口徐遺寶以荊州之眾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蕭斌勸勅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勅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魯元景宗慈屢

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
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勅不聽或勸
勅保石頭城勅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
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
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
家度水北癸丑武陵王軍於鵲頭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
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甯步上使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
書朝士爲陳逆順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漂
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王於膝
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閒以文教
書檄應接遐邇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
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

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
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斌統步軍
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
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
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
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畱數人宣傳
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
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
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退者
不能禁簡之死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
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甯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
殺義恭十二子劭及弟潛憂迫無計以輦迎將侯神像置宮中

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清
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
亭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
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
常丞撰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
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
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
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
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
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
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卽放仗
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

於門內鑿堊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
出降劭燒輦及袞冕服於宮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
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潛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
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
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
之所爲軍士所殺剗腸剖心諸將齧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
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至殿前斌
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縛劭於馬上
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潛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鐸
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勅與俱歸
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潛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
殷氏及劭潛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潛劭所居齋嚴道育王

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宏王羅漢等皆伏誅
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五洲在蕪水縣時
駿方討西陽蠻也
巴水在其西今日巴河鎮西陽今黃州府尋陽今九江府東西
梁山今太平府與和州對岸兩山鵲頭在銅陵縣江甯今日江
南鎮淮上秦淮之南洲即太平府溧洲即烈山洲皆在江南
縣西南新亭在江南鎮北四十五里死馬湖在其東西陵在今
蕭山縣奔牛塘在今武進縣西被岡瀆在丹陽縣方山埭在上
元縣東南大航即朱雀航臨淮水上北對朱雀門渚即緣秦淮
之渚六門胡註謂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
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